



## 我新闻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春节。

乡音，就是这样一种属于不同人群的各自讲述。

有人讲述的是幸福，有人讲述的是苦难；有人讲述的是亲情，有人讲述的是工作；有人讲述的是地域，有人讲述的是血缘……

因为职业的差异，因为地域的不同，因为感知的差别，就有了上述的种种讲述。然而尽管这讲述的内容各不相同，这讲述的对象老幼有别，然而这讲述的混合，就是当前社会最真实的表达；这乡音的总旋律，就是当前社会最真实的底色。

齐鲁晚报

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  
编辑：韩适南  
美编：石岩 组版：秦川

A22

# 女儿出嫁后第一个春节 我过得没滋没味

□幸福(化名)

以前也曾无数次设想过，等女儿嫁人了，我们该怎么过年？我想我一定要潇洒一点，陪老婆开心地过二人世界，这个春节，大女儿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过了，还真的有点不知所措。

两个女儿一直是我的骄傲，我从来没有后悔没有儿子，但是就在女婿背她出门的那一刹那，我第一次萌生这种念头：这要是儿子该多好啊！

过门后，女儿女婿还是经常回来，加上忙年，一直忙忙活活的，也没觉出什么来。越到年底心里越不是滋味，除夕晚上吃饭，还是不自觉地摆了六副碗筷，爸、妈、老婆和小女儿各自坐下后，突然就觉得少

了点什么。小女儿没心没肺地说：“爸，你识数不？俺老姐已经嫁人啦！”我一愣神，是啊，荣荣已经嫁出去了。

九点来钟，全家人安安静静地看着春晚，小女儿一个劲地在抱怨：“姐姐不在家，真不好玩。”这时候电话铃声响起，荣荣打来电话了，小女儿赶紧跑去接，亲切地喊着：“老姐，你这个没良心的终于打电话来了。”一阵海侃以后，电话才交给我们，隔着电话也能感觉出女儿笑逐颜开的样子，这会儿幸福着呢，小两口打打闹闹地给我们拜年，本来有好多话想嘱咐的，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说点啥了。我们就听着女儿

女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一个劲地：“嗯、嗯、嗯，好、好、好。”放下电话，那分喜悦立马就没了，说不清失去了什么，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顺手抓了把瓜子嗑着，也尝不出什么味儿。

初一早晨四点半起床，按照风俗各种事宜处理妥当，一家人吃过早饭，出去拜年。走到谁家说声过年好以后，都免不了要提刚出嫁的大女儿，互相说着吉祥话儿，心里却是一阵一阵的落寞。中午到家，依旧如此，两个女儿打打闹闹的声音没有了，经常来找大女儿玩的几个同学也没再来，吃过午饭，躺在沙发上春晚重播，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感觉。



2月12日，济南大明湖景区内，踩高跷表演为春节增添了一份喜庆。

黄伟民 摄

# 大年夜，给老人换尿不湿

□张艳芬

今年春节我没回家过年，在老年公寓值班，看护老人。过年的时候，大部分老人都被家里人接回家了，只有一些孩子在外地的老人和几个没有意识的老人留在老年公寓过年。我去年春节回家了，今年就留下值班。

我老家在菏泽，对象也在济南打工，腊月二十五才回家，孩子们也都回家过年了，说不想回家过年是假的，可是这边只要有老人就不能断人，总得有人值班。

过年不过年，我的工作都是一

样的，早中晚三顿饭伺候老人吃了之后，收拾收拾卫生。因为大部分老人都回家过年了，老年公寓显得很冷清。晚上检查完各个房间之后，我就到一位老人屋里跟她一边说话一边看会电视。留下来的老人，大多数已经没有意识，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可能孩子觉得带回家麻烦，所以就让老人在老年公寓过年。

看了一会电视，我又到另外几个老人那边看看。这几个老人都已经大小便失禁，常年使用成人尿不湿。我看一个老人尿了，赶紧给他

换上尿不湿，再给他擦擦身子。我想着大年夜的，不能让老人冷着，又给老人换上一层褥子。虽然老人不能说，但是老人还是有感觉的。

晚上十点多钟，家里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包了饺子，问我吃过没。我们说了会儿话，我又去看了老人，就睡了。初三回家过年的同事回来换我，我就能回家了，虽然晚两天，但是也算回家过年，再说过年这几天还有加班费，我挺知足。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整理

# 回村过年，冷得超乎想象

□黎茶叶

结婚后第一次去婆家过年，知道山村比较冷，我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看着我在那瞎倒饬，丈夫笑我。但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山村的寒冷超乎我们的想象，睡觉都得戴着棉帽子。但是，在清冷的夜色中，繁星多得数也数不清，这对于一个长年累月看不到

蓝天的城里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奇迹。

村里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一眼清泉，是村里自来水的水源。河流环抱处，是老村子，因为水大时河水会漫上高台，房屋会被淹，所以人们渐渐搬离了这里，而大多搬上了山坡，所以这里十室九空，

渐渐废弃了。在河边有蔬菜大棚，是一个亲戚的，因为水好无污染，蔬菜品质特别好，据说早已被订购。那亲戚是丈夫的一个侄子，看我是第一次来，非得送我们一箱子菜。如此寒冷的温度中生吃个冰冷而清香的黄瓜，真是奇特的感受。